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序 策問 論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送王陶序

問進士策一

問進士策 四首之四

泰誓論

策四首之四

本論士東一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五

廬陵歐陽修文四

會不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於

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為言得

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

虧兵食慎敕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

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敕限甚者笞而絕之

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

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

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秦二世時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

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及閭樂至望夷宮射及幄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惶擾不鬪旁有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嗟夫古先哲王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賸賦矇誦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夫人情莫不好譽而惡毀古先哲王亦人爾必欲盡小人怨汝詈汝之聲

交至於耳且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豈非布衣之所不能堪者哉凡以位愈高則蔽愈衆且遠或望風而戰栗或望風而希旨以其一喜則萬利集一怒則萬苦聚人安得不唯喜之冀而唯怒之懼於是有所可以得喜者無不為也有所可以得怒者無不避也是故下愈巧而上愈闇下愈黨而上愈孤上孤且闇則百姓無可告訴而小人在位愈益得志社稷危於繫卵若秦二世矣易曰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此之謂也夫秦二世者與桀紂比蹤者也後世人主言及二世事則曰

是安得復見於今也。今觀修所言，乃宋仁宗時事。仁宗之與二世相去天淵，不可以道里計。而一有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免租之見，則畿內之近民有災而不得聞遣吏四出，而歸言無災者十七八矣。仁宗雖終不為二世，而秦時謁者何難復生於景祐間哉。人主奈何不懼懼之，若何曰：謹好惡而已矣。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

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
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
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
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
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
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
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此篇與豐樂亭記同義俯仰百年間想創業之艱難識治
平之有由撫安樂之適時懼危亡之不戒期全孝於抒忠
畏失義而離道種種具流露於意言之表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

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古之善言琴者惟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然未免三分琵琶七分箏之謂若此文與枚乘七發中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一篇便真有琴聲出於紙上

附夫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

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誦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象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

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於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

其往尤宜慎乎其初。王陶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貢所惡以不孫為勇以訐為直者歟修於其筮仕時為述大易剛德之善以戒之蓋蚤有以識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誠有得夫天德不為首之旨先聖之微言大義具於此矣雖然若王陶者何足以語此黨小人害君子正是陰柔非剛也所為惡積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壯趾壯頰猶君子也公私善惡之不同由其發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擬之於易其

為羸豕孚蹢躅乎

自問進士策一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

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宮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

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修言用周禮以致亂者王莽後周而王安石之亂宋即在同時修為策問已見其端而為是說邪抑偶合邪修知貢

舉時安石之禍未熾也周禮一書宋儒終不敢直以為非
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時劉歆偽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
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舊典者而禮家斷斷以為不可今
觀修文核計六官之屬五萬餘人而無員額者尚不在內
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祿糈則實勢所必無矣顧修所疑
猶為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夫聖王之治天下養人為大書
曰厚生易曰損上益下詩刺萋楚春秋譏稅歛孔子曰富
之孟子曰薄稅歛大學曰財聚則民散凡六經四子之書
所以教萬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於師長百執事者莫此

為先焉蓋天生貴者所以養賤者也天生富者所以養貧
者也此天地之性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由欲利民也經
書之所以為經書由欲垂利民之典則於萬世也今觀周
禮司市質人廛人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山虞林衡川衡澤
虞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茶掌蜃之屬舉市廛
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鼈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
莫不設之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
避而不入即沒入之地所從產又官守而以時入之甚至
民有稱貸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執而誅罰之如是則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人之所養俱入朝廷不留一絲毫之遺利以與民矣雖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書中之所載以盡行其厲民之事也而謂周公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夫婦誠人道之始也今周禮媒氏曰中春之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如是則是設之官立之禁驅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誠何心哉其他瑣細不具論即此二大端在上者雖有關

睢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觀之即使周公果有是書亦已不傳於後世孟子不云乎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豈孟子時已無其籍而今日猶有全書邪縱使尚有斷簡殘編之沒於莽穢榛雜中者非聖人復起其孰能辨之然則或謂劉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

其本問進士策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

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學校之教不逮於古而取士無長策矣其上下交相失之故具見於篇蓋千古賢君志士之所同慨也

齊天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

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

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

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

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乍讀斯論。一則曰。妄說。再則曰。妄說。更三四稱而不止。若言之無文者。繹思之。而後知其用意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蓋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後。而推本言之耳。周公若曰。當文王之中年。已可朝諸侯。有天下而不改。臣節文王。所以為至德也。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孔子亦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後世不察轉因受命惟中身一語而謂文王有滅商之心且顯有叛商之迹推其年歲當在戡黎之時遂謂其時西伯稱王改元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即位不改元而於泰誓之十有三年謬解紛紜曹操司馬懿遂有吾其為周文王之語經之不明人倫之大患修既確見其妄辭而闢之應不遺餘力故不惜言重辭複為斬斬斷斷之辭

凡以明人倫云爾可矣
於前更復辨之又慮父死不葬之禮皆不可為計是以吾
 輿曰在王明於此平祭祭文王之墓然於此其亦盡事至

本論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畧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

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一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

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

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土之徵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歲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

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

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

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椽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四海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

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
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
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
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
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
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
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
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
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

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
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
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
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
久不為乎。

此文切中宋仁宗時政事之失。漢之不復於三代人。每為
文景歎。宋之遽衰於神哲人。亦每為仁英惜。蓋國無人焉。
孰與為理。此雅詩所以頌美人。君必以賢才衆多為辭。蓋
國家之福。天地之祥。誠莫大乎此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論記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吉州學記
峴山亭記
白晴之欲為則一切不校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廬陵歐陽修文五

論記

為君難論上

為君難論下

吉州學記

峴山亭記

白晴之欲為則一切不校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偃虹隄記

王彥章畫像記

仁宗御飛白記

伐樹記

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有斷制之作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六

且然廬陵歐陽修文五

十六為君難論上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

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

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

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

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

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

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

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

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

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

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

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為君難論分著用人聽言之難。故作上下二篇。實一首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

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存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

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體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今世縵之吏不若蔡世遠曰歐曾學記雖於道之大原未能洞徹學者下手工夫未能親切指示然從經史中幾經研究議論正其大文筆茂美卓然儒者之文與諸主其難乎其中心對視而來學者前三百餘人予其來於吉而遊官於騰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

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

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修言羊叔子杜武庫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蓋謂二人之

意非沾沾詡詡自喜直自以為功烈猶卑不足傳後而恐其磨滅云爾此修厚待古人處而所以勗史中輝者已在言外雖然亦未可謂羊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凡人急功近名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豈必不勝於人而取於人哉而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往往及身而敗又安能死而益明久而愈光唯實有立於天地而被於萬民則其存也常自歛然不足蒿目焉而莫副所願及其亡也其所立與所被乃耿耿不磨出於其人平時意料之外古語云鼠忘壁壁不忘鼠謂其實有穴在也善固如此惡胡不然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不稱則必期未沒時之盡其實也明矣名者實之賓也豈曰吾將為賓乎豈曰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圖目前之烜赫如彼槿榮晝炕而宵聶乎

峴山亭記
 峴山在州南之西，其地高而平，其水清而甘。昔唐文宣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豐樂亭記

豐樂亭記
 豐樂亭在州南之西，其地高而平，其水清而甘。昔唐文宣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按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希元於此文脈絡善為分疏矣。若修言外之意。顧未之及也。嘗考唐末五代干戈紛爭。生民荼苦。備矣。宋興。

削平天下斬其蓬蒿藜藿而養以雨風至於仁宗猶天下之母焉一以柔道滋培和氣一時四海宴清人民歡樂然而名實亦少混焉武備亦少弛焉文恬武嬉積日閱考以取卿相者多席祖宗太平餘業幾及百年百姓長子養孫不見兵革於斯時也在易之豐所為日中者也君子見微而知彰修所以一則曰幸其民樂歲之豐成再則曰幸生無事之時豈非深危夫斯世斯民之不能長久其幸者哉至於神宗日中則昃於是言利之臣進而天下十室九空邊疆之釁開而西北肝腦塗地迨至金人長驅直入王業

偏安而滁乃復為用武之地矣然則斯文也有蟋蟀風詩之意焉所以詔天下萬世以居安思危者旨深哉又按宋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䟽救指斥羣邪於是其黨益恨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其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此文修治滁日所作也其言溫厚和平足徵城府中了無他物君子哉首言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蓋其時難始平也

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

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蘇軾作醉翁操其序曰。瑯邪幽谷。山水竒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竒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踈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

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其詞曰琅然清園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相傳崔閑按琴而鼓東坡援筆而書曲止詞盡而宮商諧暢長短恰宜為一時勝事前人每歎此記為歐陽絕作間嘗熟玩其辭要亦無關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斷句更何足竒乃前人推重如此者

蓋天機暢則律呂自調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所可並也況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汙而遭謫貶常人之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無動心者乃其於文蕭然自遠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發於心聲而不可强者也

新之偃虹隄記

新之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

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志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畧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

書慶歷六年某月某日記

朝廷欲為大作以利民生往往因之有二蠹一者利蠹不顧民之利病而惟上意之視藉以固寵加秩而不問其他又或賴其金錢出納以為家肥上所作無已則其利亦無已一者名蠹不考古今之宜而棄天地之性釣竒立異以為己名自謂能為振古未有之事而不知古人之所不為者之必不可以為有是二蠹則朝廷有利民之心每轉為病民之事逮其事之已成則外黃徐子所為啜汁者眾緣藤附焉實繁有徒有一以為不然則羣起挫之指為撓國

是民不見利而唯被其累雖愁苦呻吟而終莫徹於上聽久之而病民者深遂以病國甚矣夫三代以下人才不振匪特害民之事不可為而利民之事亦難為也孰能謀之審慮之熟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如滕子春之為者乎范仲淹岳陽樓記曰子春為巴陵郡其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然則此所為偃虹隄者殆亦其一事歟士大夫為百姓立命為國家立業本非為己身家而然使有一絲豪名利之念滄其間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猶濁汲者飲者並受其旣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食之不潔安足福哉夫所為潔者豈止不貪財賄之謂夫耗帑肥家似為最下矣然計短迹污人之所惡易於發露其害淺希上旨以釣爵位稍深矣而無赫赫名事不成則主易悟猶淺也若夫假經術以文其奸取令名以煬其勢若似乎所欲利者國與民而非有他雖撥本害枝而千載而下論其人猶將疑信參半者是最大蠹也王安石是已安石未相歐陽修亦嘗薦其可以為相矣臯陶曰在知人而禹曰惟帝其難之聖人之言所以為萬世法鑑哉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

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情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

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

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

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易曰碩果不食說者謂剥窮上反下如木雖本槁枝凋而未有碩果則落地復生本枝復肖其舊也五代之世君臣之義可謂剥之盡矣而彥章為梁純臣其碩果歟或曰朱溫者唐之賊也彥章事梁復何義之明日此正所為本槁枝凋之碩果也木無生理而果則有生心且舜禹既曰孝

矣彥章豈非忠夫元載之妻奚害其為烈婦歟歐陽修既為五代史傳又於畫像記反覆低徊不置誠慕乎其忠也若其慨元昊契丹之事而歎今無其人所以激勸西帥者切矣唐順之曰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略二段是言其入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西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兩項然不見痕其迹慕之至焉且贊其書尚默乎其入其辭其詞其其之不亦甚不難乎畫之亦不亦少而予以圖圖以此其蓋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宋史仁宗贊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寇禱禁庭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惟帝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

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
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
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既枯。為蔬圃十數
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
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
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
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
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
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
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耶。

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耶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

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漆以膏自割鴈以不能鳴而見烹其將焉處莊子曰吾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夫材不材之間其果可處邪割漆者曰是尚材也烹鴈者曰是亦不材也其猶有側足之所乎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爾豈曰身之云哉性全則身亦全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身全而滅其性者入於禽獸之路矣身又奚論抑又聞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彛倫攸叙斯盡矣物之性若之何其盡曰人則不材者必皆使之材而後其性盡物則以材付材以不材付不材而後胥盡也物之生也所以為民用耳杏之實可食樗之枝可薪食其實而薪其枝不至於棄擲而朽蠹則樗與杏之性各盡也若夫杏之實儲之以供宗廟賓客之禮樗之薪折之而為吉蠲饈饔之需質之賤而用之貴不以供縱欲而暴殄則樗與杏之性益盡也若夫鬱結輪囷於山巔澗澁之間猿狖之所號狝狝之所居以此為不夫斧斤抑知此正所以為戾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七

廬陵歐陽修文六

狀疏

議學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日歷狀

論茶法奏狀

論選皇子疏

